歇菴集

歇菴集卷之七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會稽陶望齡　著

　　　　　　謝伯美　陶奭齡　訂

門生喬時敏校友　商濬　陶祖齡　閱

序

周太夫人壽序

昔海門子游於栖山諸生從者二十人酒酣海門子左右顧而言幸哉諸君子之事於道也盍言所以事者諸生起對畢則請先生所爲海門子曰孝

弟時海門子以賀萬壽節歸念母夫人年高將拜章句養座下生退而言曰如先生所謂行有其言者乎既得請周旋于今又五六歲弟子日進先生口所談論身所發揮滋益較著然大指不過孝弟兩言而已而太夫人齒亦愈高以萬曆乙巳稱九十先是聲齡謝宦秩歸謁海門子於剡剡諸生大會講堂以壽言爲屬既返越士之遊先生者若而人又以爲言聲齡曰諸君亦知先生所以尊親之大乎有人於此發蹟而顯也主是而今也其親見

農之公之矣有人於此鄉人自謂也人謂之鄉人謂其親鄉人之親聖人自謂也人謂之聖人謂其親聖人之親鄉人聖人其親者其榮辱親直發積圭冕而已哉夫大榮大辱之介人情所明也然而不爲者未得其爲之方也有五穀於此發積而御之號曰農夫之養圭冕而御之號曰王公之養所御有異哉所以御之者殊盱江羅先生之言曰人不知道孝弟徒鄉士之次人能知道孝弟卽聖人之大孝弟五穀也或爲鄉人或爲聖人則御之者

異也吾觀東京以降至於五代史冊所傳獨有孝義其奇節至性相望先後世不乏人而聖賢不必槩見及記言文王聖人之孝又特問寢視饍小夫庸行而已以為孝弟異耶聖凡同耶吾不知也斯民之生久矣皆以聖賢之人行聖賢之行而獨無聖賢之覺汶汶惛惛賢者安於鄉黨自好之節而不肖者為戾為逆為妖為沴使孩提不慮之良扃錮蒙蔽無繇以自見夫身為鄉人而戮其親為鄉人之父母斯不亦悖德不仁之甚與當世之士皆

知美仁義尊堯舜高推其名而不居其實故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世皆精言神化深極性命而不知神化性命之實故程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孝弟即神明非有二也知此者所謂覺也覺此者所謂聖也海門子其先覺者乎故煇湯淛飯抑搔扶持恂恂唯唯安以其身行堯舜文王之道而不疑觀其親爲堯舜文王之親而無所讓又願與當世共臻斯道油油然樂其我從也詩所稱孝思錫類其

海門子之謂與太夫人設帨日在某月剝俗上觴常以歲首諸君期以上元日集於先生之堂稱萬年壽夫正艮月也望盈數也大夫人之年其如春方來月方恒乎大尊先生以及其親諸君子之事師者厚矣若厚其身以共尊其親海門子之敬也吾願與諸君子交勉之也

錢太母九十序

歲丙午仲冬吾友錢伯濟大母胡夫人九十降辰其稱未亡人者六十歲矣如蒼松老檜飽霜雪戰

風雨以養其干霄勦漢之勢與節俱長與寒俱老自其拱把而十圍百尺皆拄撐凌厲閱百罹衆悴之日也夫人少卿塗山先生從孫女也三十而寡撫孤持戶仁足以柔强禦知足以埋棼難禮足以修媚睦雍足以行慈愛義聞於諸姑敎行於家衖始丁衰祚飭蠱持危產則滋殖既老視聽聰明子孫曾玄嬉舞植立雝然肅然愛著乎外儀結乎內姻族州黨望爲女宗斯已盛矣制婦節年至六十得旌閭而夫人九十其家人貲力無足以聞於

司采風者略焉是歲伯濟罷試京師跨衛數千里歸爲母壽而謁言於予予不文足以揚母之義於無窮時耶然伯濟背學求師友半天下家有石師舍之而他求乎夫學始乎止成乎貞卒於昭明光顯而已易之咸言止說其德爲女女而婦故繼以恒恒者婦之吉德也故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婦而母故又繼以晉晉下體坤坤者母也明出地上德成而光照乎外故晉之六二曰貞吉受玆介福於其王母王母者又母之成也今夫人婉聽之美

存於衿縭可謂止矣恒道文中義從乎一可謂貞矣眉壽無疆施於孫子可謂介福矣夫人自女而婦而母而王母艱所履皆易也今吾與子信道不篤若醒若眯趨雖鮮矣動有半岐情以剸而更屬理如繫而常馳而圖以自昭明德庸可冀哉其病在不恒始於不止夫遠乎止止之吉而即乎不恒之羞然則貞之說吾與伯濟所宜亟講而伯濟之大母抑亦吾之師也而予又有感焉當今人謠士行其遜宋唐者多矣然閨門之節匹婦之所龜

勉崑有陶嬰之歌俗勵再庭之恥美逾二南風高
三代積化相染幼成相喻由斯以言謂世漸漓偽
黄虞不可還真誣說也哉

壽趙年伯母尹太夫人序

古之交者莫重乎世交之友或拜於車左於牀下
友其子者或拜母於堂甚者始定交焚香告於家
廟其重蓋若斯也陳太丘荀朗陵之相過從兩家
之子將車行酒趨若僕隸雖幼在提抱罔不車攜
膝擁環迴賓主之側忻忻然同於一氣讀其遺事

未嘗不想其風而慕之望齡之大人自少時偕少
保端肅公求於鄉以操趣嗜好相交好併肝一腸
但異耳目隆慶末大人爲太僕獨望齡洎仲兄從
詣京師時端肅公方副司空邇邸中未嘗不侍左
右因具酒食召令入內屬夫人主之夫人撫其頭
曰郎君年小去母獨從父游夏苦夜寒誰爲覆被
者不致凍乎是時望齡年十一兄年十三公雅齒
其間夫人弟最稱皆兩傍侍坐時去鄉歲餘覩夫
人如見母依依不忍舍去後大人遷南大理端肅

公復來長御史臺兩廨相隔一墻耳夫人與予母皆聲相聞又數年並爲南尚書於是公雅與予兄弟皆長勝衣冠矣遂相與同讀書春官衙舍中夫人弟亦在焉然未嘗得拜謁夫人如曩時而旣稍有知識於公雅日聞夫人所爲母於夫人弟聞所爲女絲毫皆悉端肅公每過學舍予兄弟洎公雅尹生俱趨而侍評必移晷大人至亦然兩家情若左右手忘其異姓今每追憶其事竊較古人卽苟陳誼有異耶望齡與公雅旣同朝仕復同養親冢

居歲丁酉十月爲太夫人八十壽旦而家大人亦
以是歲正月觴於鄉人兩家先後各持羊酒相慶
喜鄉之先生若干人僉謂曰若兩君者宜交祝而
可對曰望齡奚敢比於公雅公雅嘗材藻蔚然以
騷雅名於時望齡不文一也伯母夫人老而康起
居如平時望齡之父老矣其不敢比有二者諸先
生曰子不聞乾坤之義乎乾至於老必亢故用九
曰不可爲首坤則不然於用六則曰以大終也夫
人坤之德也其相端肅也靜而一字公雅也慈而

恒所謂地道無成也以竟端肅之緒代之成終大孰加焉夫有揜壽純固難老終孰大焉若予之大人用其神勞矣其壯衰之異不亦宜乎且予詞官也又不得辭於是敘其世交以復於諸先生而佐觴焉

陳母壽序

萬曆乙酉予從禹門子舉於鄉是時越士同舉者參制額之一號爲甚盛後升禮部纔十人若食肉於朝屬有母遺又纔數人而已禹門子㧞新貴持

丹獄斷譽於西曹中又奉使指乘傳過家願予於
鏡湖之上再拜而言曰是秋也吾母歲大耊吾馳
四千里及於一觴賓客之辱於吾者詞且曰使而
母有無疆之年雖然吾有旨乎詩人之善祝也其
言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先
之以介眉壽矣又重之以昭德音人之親有美弗
章不可謂茂德不茂不可以謂無疆內言不外吾
懼吾母之德弗昭也敬謁予言以昭之吾陳右族
也吾父幼慧書過目輒誦通經史嫺文章邑中稱

爲奇材惟吾父吾母亦竊相謂青紫不足拾也已而廢業有二子蒙稚皴不及父母傷吾父負奇不就而憂二子之弗荷也曰業其在勤聽時塾歸母張鐙而紡二子傍誦必懸果餌以勸誦每夕紡有程恐二子逆畏其久而媮也故度其程十二三約曰竟之而寢及竟又私出其度者曰勉誦此易竟耳每食塾師雖魚菜必嘗旨否手滌盂必潔吾父年長出爲後所後姑晚瞀病不知人溲便皆抱持滑除之如是三年無倦色也與娣姒盡讓臧獲

盡慈子既爲人曰夫人曷能無鮮衣對曰非習也老織作不能人曰夫人休矣對曰少習之且以銷日也吾觀詩所稱絲枲纖績之美及世傳允參畫荻畫皆閨門恒務里巷所時有其鉅也至垂諸經緯著於傳記有以載之則傳不則泯泯吾故願子言之昭之也予曰予鄙人言奚能爲昭夫人令德在吾子禹門子刑官也古有良於獄惠於民若於母訓人賢其母而稱之者雋母是也有能於官健於斷拂於母訓人亦皆其母而稱之者嚴嫗是也

二母者後世皆有聞所以聞則異矣夫載之以尊位加之以顯功以揚其親若美錦而旌之何患於聞在愼其所以聞者禹門子敦厚而明決廣中而恕施吾知其爲儁必無爲嚴也然禹門子長於春秋傳春秋母予並稱惟芊吉氏而已叔向之賢而猶不逮母然訓禹門予將奚爲哉奉若母訓以光昭其令德步趨焉可也享之有樂也伶致語予詞其比于優伶乎

壽常太師母王老夫人序

于庚寅吾師心吾先生卿太僕奉其太夫人京邸時春秋六十有七矣設帨之辰其門下士羅應斗等若而人咸得造榭內再拜望見上巵酒爲壽而望齡稱引詩人松栢之義爲詞以獻明所以成節而昌其子者其難有若此退而交語所見相賀曰斯眞詩所稱壽母者與旣而先生開府兩浙謝事歸養又十餘年而夫人壽以大耋門人武部郎沈朝煥比部尹三聘嚴正邦起部陳美暨望齡官都下者五人函幣走江夏而申之以言曰古之君

子所以養親者甚棘矣何其苛癢而抑搔之後先其出入而謹扶持之滑甘膏和以忠養之微至於奉席斂簟紉箴燂潘而精至於無形無聲童而老寒而燠沐爽而日入齋其志力悉其神情以效諸親焉猶思弗給也而暇其他哉然出告反面無易方過時以致愛也而事君不可以不忠無登高無臨深無游無徑以致慎也而戰陳不可以無勇尊之以名而後大博之以施而後靡匱焉蓋節纖備道宏遠莫甚乎孝嘗歠菽飲水鞠跽膝下能其纖

者備者而未免三釜之願事君顯名之思既致於
宋遠矣又與懷行役陟岵而瞻望歌翩翩鵻而不得
返又未嘗不懸焉自失也然則二者之道蓋交違
而不能兩獲也明矣先生始以數歲孤兒母子依
恃志盡力竭以樂其單畸而意豈嘗一日安於是
哉慮欲成先人之雅志昭母氏之徽烈樹功底業
傳諸無窮以庶幾尊親不匱者及翱翔禁近出擁
百城祿豐養備令名顯聞以奉太夫人於官亦既
有懌志矣然心煩於簿領而力敝於籌畫即朝夕

燠寒之間未有廢焉而所謂至精而微者猶患乎志岐而未盡力判而未併也迨釋兵柄歸田盧致臣而予舍憔形而操柔色謝纓組而佩紛觿於是先生始得專氣一神精厥視聽篋枕而御輿浣裳而請醴而辭有分焉蓋驅馳鞅掌行年五十而始獲還其爲童孺之身夫童孺之愛誠愛而樂眞樂也且十禩於茲矣其効諸太夫人者不亦侈哉方先生宦游太夫人時以似續爲慮及歸連舉二孫含飴之歡倍於祿養夫孝子弗敢有厥身曰維親

枝弗敢予厥子曰親之後受爵祿曰致諸親也功成譽顯則日親之令名先生斂時五福以事親靡不具矣乃不敢有而歸諸太夫人其古所稱爲人子無以有已者乎望齡於先生樂其孝德之備兼乎弘纖而知太夫人之受祉未有艾也故喜而爲之詞若其燬節隆義則槩闕言之矣

壽外母金老夫人序

萬曆丙午春正月三日爲予外母金夫人八十壽辰，望齡偕陳君某王君某朱君某相與載爵爲祝

望齡嘗覩家之將興其積美之本必有一人鍾之鍾之必於其女德女者地象也萬物於是乎生女德之盛在濡柔在專靜在廣博濡柔專靜廣博者生道也地之德也執生之道食地之德於女爲正位故曰女正位乎內商之興也詩人本於玄鳥玄鳥者莊周所謂翂翂翐翐而似無能進不爲前退不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其易稱無遂詩稱無儀之義乎玄鳥之喻敬戒也鳩之喻拙也鳲鳩之喻均愛也一也簡狄有玄鳥之德焉是以降而

生商會稽之商自外大父外父至邵武君簪紱四世顯融富貴於越無偶望齡逮見外大父母嘗謂太僕與大理二公高明弘毅君子也陳淑人聰明嚴肅人也子孫多材慧富文采拓基纘緒繼繼繩繩如柯葉之扶疎英蕤之灼爍可謂甚盛而竊意有潛於膏滋行於根撥居不可見之地以爲積美之本固往緒昌來祚者實在吾外母一人外母所事剛以柔遇之所配斂以拙承之所字多賢以朴先之夫剛毅材斂賢智毗於陽者也其道開發

舒非得至柔至拙至朴者凝而翕之將有發而易散之患外母明足綜務而貌和識足立家而外晦生平所見惟煦然慈愛人與退然不敢爲先不敢爲後之意而已與人處惟恐無損於巳與人語若恐傷之豐約無二致壯老無二容所謂無儀無遂毋實有之夫水弱故巨於萬物其任萬石之舟如浮芥也海下故王百谷其吞衆派如涓勺也毋有柔道福祉所委將焉辭之其壽考寧固固其餘耳

笄齡年十九從外父母於京邸母憐其孱弱將護

特至飲食視其嗜者衣擇其鮮好者嘗食筍偶
言拳筍旨在於杪及適館啓棻得筍皆杪也餘事
率類此爲諸生時貧母與銖則銖與兩則兩絲毫
皆母賜予及入仕竊升斗亦靡不煩外家今且二
毛矣母嫗憐我無異孺子而予亦時依依母前且
忘母之既耄也夫陸居者無以語大地之廣博濕
處者無以測江湖之浩渺而予烏能言吾外母之
德哉然母所繇集祉於貽垂裕於孫子者惟是若
拙若朴可望不可知可知不可言則予之無能名

爲淚於名者耳三君其共述玄鳥之章以侑爵焉可也

全母壽序

大儒之起詞曹如求天馬大宛之野多厥種焉自望齡隸是役也而遘其盛其焯然以道德文采踵襲跡仍聯曜於先後者於未戌間有二公曰盧陵鄒四山先生明州全玄洲先生咸祖孫相繼領史職著聲譽爲詞林一時盛事其世有嘉祉壽考簪紱之顯茂大江以右浙河以東無爲兩家參々

維茲歲二月鄒先生拜疏歸壽其二尊人特予休沐其四月金先生持使者節封趙亦以問歸明州奏一觴於堂而先生猶上有祖母丁太夫人春秋七十六而康其壼德相學士公顯者也於是詞曹諸先生洎縉紳能言之士兩榮其行爲歌什文辭投贈者相埒而又以太夫人福德毓隆異故益推明先學士休烈太史之孝養而歸美焉其言尤孄麗邇於廬陵而先生意猶歉慊曰誰爲我具悉詞䇿太夫人其無遂美吾以爲祝乎謂望齡里閈後

進其可遂牘而授之不得辭也其詞曰明州大海所環匯其氣靈淑必鍾之人鍾之必其德類也夫海之爲德善受善同善下衆川怒盈奔躍漲溢迸其道蕃門而經落伽抱然而已不爲升勺加者混淪瀕莫歸於大同長百谷蓄蔿族而無私與讓焉自太夫人歸於金而學士遂由公車升歷金華白虎之列躋於卿貳太夫人亦膺綸誥日貴重無幾何而有孫代與人愈張太夫人顧愈降縞衣綦巾不知爲貴人也者可謂善女矣撫諸子融融穆穆

無幾微先後同異之感可謂善同矣自宗黨外姻
下迨臧獲待之皆有恩意諸臧獲皆白首依事太
夫人無肯舍去者可謂善下矣斯所稱德類者與
海擅三德江湖藪澤輸焉斯亦百祿繁祉之所委
輸也歙閭之家之昌明其必有人於先後之際光
啓厥祚而卒相之壽考寧固植其本而食其實美
之所鍾也在易坤爲婦道故曰有美含之無成而
代有終天實鍾美於是太夫人又含之其有終孰
加焉夫學士公之未究於用天下所同歎也將太

償之於先生太夫人其愈難老以身享介福覲其成乎先生之克受厥成是學士公之成也先生能終烈祖之休業以及太夫人而曰太夫人以坤道代終其誰謂不可先生逡巡謝曰若子之言僕烏敢任也昔吾祖游於官太夫人常留事余曾大母曾大母嘉其孝而祝之曰吾無顧於爾也使爾子孫年壽似我而已蓋曾大母壽幾百歲而今太夫人七十餘神色益王庶其過之且吾昆弟以降指甚繁吾又竊祿於此得望前人踵武祝其驗耶太

夫人之孝德章矣雖然吾未嘗見其喜於色故願
假靈於子言韃齡曰今者車馬歸而東里先生衣
綵繡持節羞大官酒脯太夫人被翟翠坐堂上受
觴念學士曩事宛宛如目前即太夫人善爲受生
平無喜色將必爲先生一解顏哉故儻卒爵而以齡
代終之說進亦當許其不謬矣

王母壽序

戊子歲韃齡偕同年王晉伯待試京師講業能相
攜步游東城㵎呂公堂中因共咨歎言家有老親

即微寸祿幸甚非然者吾不忍老人之懟也望齡曰子之二親視吾父十年以少且伯父壯甚可勿憂晉伯曰不然吾父雖幸健而老母室於牀自少時固已然矣明年同試禮部晉伯獨罷歸望齡送之曰勉矣以子之材無愁祿養也而晉伯今更再上猶弗偶伯父又棄養惟母夫人向所謂善病者今更少壯耳望齡曰有是哉夫病固不廢壽慶讚勞慮吉凶修短化如轉轂孰能揣之哉吾子獨不憶曩者之言耶子之親其衰若壯孰奢於子者而

於今且何如矣又况其外者乎當吾子聲譽籍起趙人數其士之篤於鄉者指初僂也稍稍淫滯以至於訕今譽與訕且再變此不獨鄉人爲然即子之二親且疑之矣夫據一成之跡者難與稽屢遷之化此在父母與子且不能相知而况其疎者乎君子之嚴其親也如天其事天也如親東西南北惟命之從其義一也吾子其順天以順其親夫天之不可犯也而拜辭謝失醜窮慕通曰吾非身是圖實吾親是爲吾未聞未能事天而能事親者也

孔子曰歠菽飲水盡其歡可以謂養矣吾視晉伯雖屢擯窮困而色恒愉愉然未嘗以貧故廢其親甘芬之奉夫持子愉愉者以養母夫人將旨於五鼎而況薦之甘芬哉且吾子不測壯衰安測窮通人情喜壯而病耆多壽人情慕通而詘者多信斯亦天也然則太夫人固宜難老晉伯固宜大信其一徵矣又奚疑乎太夫人七十之辰在某年某月後期而賀以俟太公之禋登齡所為頻聚其詞勗晉伯者懼晉伯未釋於萱堂之吝也然晉伯學自

新而豈猶然嚮者巳乎同觴者呈年家子幾人名如左

劉母壽序

幼安初舉南省也與望齡居比牖數見相與語悴然若思者詢之故曰母老無異兄弟曩者我亦出無幾月也而念我目㢈矣今如何頃之當遴士入中祕而幼安就望齡謀欲上疏求一小郡博士曰以近吾老母足矣堅非肯應强之試中選非其志也於是走役夫數千里以安輿迎太夫人來時同

僉生二十餘人得奉其老母于茲者幼安一人而已耄齡過之而再拜從容言曰幼安士方其未遇心怦怦亟欲得三釜粟曰匪君也而親烏乎養矣迨身已受祿見委任經營四方將且日寧處而不可其暇顧父母養耶昔先王之盛也其任者宣力在公而忘其家恤於是君錫之詩以勤之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蓋勞慰焉耳已及政衰而多役羣臣不勝其憊而至動於怨誹曰有母之尸雖蓋憂思焉耳已爲君者若不能假其臣一日之便而臣

者不能致其親以一日之養如此則是身貿祿而仕易親其又何賴焉幼安幸遭逢盛際當海內澄晏以文學顯用不與于四方之事余見諸先生居茲職無故輒數十歲足無踰都門外也而子之太夫人復康以壽怡怡于于日享大官稟食歸公朝而子含𠁅其與鞅掌盡瘁勞歌而靡及者不亦遼庭也哉夫士所以自盡于上者其神情而力次之情所不得禁聖人因而遂焉故善治下者務養其情而不善者盡厥力夫母子之間至矣彼其子

焉聰懷形拘而神往有岐心焉所揖揖而效於君者終外也士之仕於今無不得遂于上者而顧或奪於私家之勢其以斗祿而去其親不事者亦多矣此于事君也且脅亂而不獲盡非有愛於力神情使然也國家設文史之職特優閒之蓋寘其力而專于心其神情尤要焉幼安外事主而內奉老母䙝襚膳樂甚適無撓焉其蓄以休暇討有邦之故實而稽驗之求古今之善敗而參伍之儲之待之乃大施之與日所能竭其情乎上者必幼安也

以光顯太夫人太夫人其亦愉愉而神王算未艾矣幼安其勗哉於月之七日爲太夫人六十誕㞕之辰同年友人偕讀祕書者若干人爲曹以壽屬詞焦弱侯以春秋偕舉者若干人爲曹以壽而壑齡中其言如此

周母壽序

吾同館兄弟之及養者皆有一言以爲其父母壽也卽墨周季平不及於親養矣而吾諸兄弟猶相率壽其伯母孫太夫人季平獨得以伯母壽者夫

人雖名季平伯母而實母而又有難爲於母惟季平所以事夫人不敢二惟吾黨所以事夫人不敢二於季平之妣此吾兄弟今日所稱壽義也季平之言曰砥年九歲二親見背有兄弟姊各一人皆㓜穉待伯母活母又有弟二人妹二人紉衣裳組履襪取辦手指煩碎勤瘁未嘗有幾微倦苦分甘賦少有先不後砥家村聚就經學郭內外時日歸省母母未嘗不持之潸泣誠哀其孤露不欲令暫離已恐有失宜蓋季平言至此而不知淚之交於

而詞之不能竟於口矣昔魯義姑棄己子而全兄子其名奮于鄰國著諸列傳夫義姑事誠難然特信其一日之決耳若夫至細易忽至久易渝至痛難假而夫人所處非旦日一決之力也其為義尤難於魯義姑世有吏生則夫人事罔空錄而見隸在史職有記載之責者乎此又吾黨所以樂為夫人言者也吾聞均天道也均者得天天表之應應亦以均今季平與弟襄陽君升華階巍踵襲跡仍其嗣興者尤未艾也母所以愛其子與其猶子一

衡而授之無爽焉天所以隲其子與其猶子一量
而受之無爽焉母爽天耶天契母乎此世俗所共
羨於母而吾黨得以侈言者也季平又言吾伯母
幸以弟最貞　上封典而砥亦以母教有今日即
吾伯母貴而不自砥即砥幸邀恩數而終不能逮
吾伯母所以庶幾訓萬分一惟吾子片言吾謂夫
人所以視季平兄弟直忘其孰爲巳子與非巳子
而季平兄弟亦忘其非同生也久矣則夫人之以
襄陽顯何必非季平季平顯其二親何必非夫人

哉且望齡之言奚爲雖然齡與季平又俱溫陵李
先生所舉士也咸謂爲夫人祝莫宜望齡此又望
齡所以申其詞而不得讓者也

牛母壽序

田生之言曰非君土無以處親非君祿無以養親
非君爵無以尊顯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
者以爲親也夫投質而委四體受命而忘家室古
之人蓋有勤勞於行役咨嗟瞻望不可顧其親養
者而求世爵祿之士靡不可去輒引義勉自裁決

曰吾業已倍親而事君矣可若何夫事君以爲親與倍親而事君其說相去詎千里已哉如此則君與親其不能交重而並得也久矣任而獲以均重于君與親無如我　本朝吾聞有爲養仕者未聞有任而難于養者也有之惟今御史爲然御史迭出遞代久者八九歲單車詣部坐郵舍中左右盻介焉無僮僕與語老親家居歲時安否闕訊不輕得達蓋使者之隆重無甚乎是而其苦甚獨歎心悁乎衛領形蹤于馳驛候舘土而廳庭幃與古所

謂靡盬不遑陟屺瞻望者未有異也蓋王者之馭
臣下禮隨其輕重而心同其愉戚並以御史任最
隆重而數困頓之不計以慰藉其意殆必有道矣
比者有上言憲臣即受命安馳赴所部義不宜反
顧家有所濡滯而廷議以爲人情所難解聖王不
禁者以體下也宦而還其弟又遊而覲省其父母
於人情宜於是爲御史著令在驛程內例得歸省
無幾時而春宇牛公奉詔視兩浙旋車函谷衣繡
持節拜母夫人於堂下稱觥之禮適與期會斯又

難矣惟 天子仁孝旁錫式崇耳目之任肇有
休命惟公祇敬淵洪克和有家克協有邦實首承
之公其可不厚崇飭以顯揚無前寵施致諸太夫
人太夫人其懋對 天子之休嘉以受公觴即黽
勉王事靡或寧居太夫人且有餘懌而公亦大慰
於厥心居者康而無念行者行者安而無爲居者
思壹精慮展支體以造我海邦亦幸矣哉公之將
歸也不知予蒙鄙而屬之言予浙民也幸以史職
隷輦下新有聞聽故爲推明朝廷德惠闡我公致

親之光寵有輿襄者亦以安公之恩慮而堅其進於行以慰我浙人也

壽詹母江恭人序

萬曆乙未予從史職居京師詹生光仲以其尊人槐察公命來就予授經義戊戌光仲復偕其弟休倩來學會稽辛丑再來其小弱弟沇從乙巳二詹生又與余弟君奭同學山中前後凡三至會稽以母恭人命來者再恭人亦屢用刺繡紛帨果餌脯腊遺予太夫人通好若婚姻家丁未予居天衣山

中休倩從武林來言淇老母春秋六十夏六月爲生朝惟先生一言佐觴政予時新有綺語戒將屏絕筆研而與休倩兄弟遊久不可以辭則令臚其事而受詞焉休倩之言曰恭人事姑三十年無忤色和於妯娌慈於娣媵其歸不娠者數歲耳遽置沆母後生沆覩沆若涑淇也課三子嚴淇兄弟無敢居內內三日恭人輒見辭色其老也歸沆母以政然不以老委政政自媮躬覩紡織夜分而寢先君子少好學悅姚江先生之言手挾書雖燕不廢

偶出外未返横書几上恭人必盥而藏之其嚴敬知所崇尚類然也曳布服縞老無所改年四十時昆弟羣從僉賀先君子爲謀曰孺人何服而俠拜客乎爲縫新衣纔得紅布一端恭人戒客無以具貸數百錢以饗貧儉若此今先君子捐館人淇等無似莫慰母心先生幸惠以言是吾母被繡衣衮以見於賓客也予曰諦有之越雞不能伏鵠豈不信然將子兄弟之器大僕之能薄乎不然何三藏予而猶無以竟子之志耶雖然子亦聞古之三母

乎有湛母者解髮爲髢剉薦爲秣以燕於朋友是敎子立名譽顯功樹業於當世者也有孟母者操刀裁織而警子學是敎子儕偶賢聖成章而達者也尹母之言曰令爾祿養無寧善養是敎其子遂志學古無以爵祿內攖其心者也子之兄弟亦嘗聞先儒之訓矣緒星而未續水漸而未盈墻於道德遠於聖賢恭人所爲受爵而未甚怡正坐此耳若名譽之章榮祿之厚湛母所深願尹母所深恥豈恭人之賢而介然於區區者哉僕年往學荒方

入山求友畢所懷願啜菽飲水事我太夫人以庶幾古人善養之義而未能也予之先君子有素尚恭人聞其說尊其書諸君安得舍此更求悅親之方乎休倩曰唯唯遂錄其說歸爲恭人壽

壽外姨鈕孺人序

仕宦於朝分曹列署以處羣四海九域之人以爲之朋其交驩之塗寬然而可以無阨然一官之聯一技之用往往啓闢而召妒又况淋第睨邇新故攀援之際辱稽耳屬目媾於前者哉語曰士入朝

見嬪女入宮見妬平居號爲賢人君子相謔以公相謔以容介然細故至僚友動色甚而相圖者多矣而厚以發於婦人女子曰而無恤我後嗣夫立於君之廷國論所繫其安危之故豈直家祀而已哉居寬地行廣塗無以相容相讓至於傾軋況兒女恩怨縈縈於尋丈其容與讓不尤難能歟然有優爲之者其賢固倍於當世號爲賢人君子者也

鈕孺人吾外兄半埜商君元配而前給事中石隱先生孫女也其歸半埜君生子既長大孺人曰吾

子好弄君家世有福德若又心善也妾有佳子子如是當不終君敢求妾子者輒我幸而生男昌爾之也半楚君曰而子業勝冠子勿言傍人聞之皆怪笑未四十人有子齊頂旦夕爲娶婦反出不祥語令婿買妾手把刺者眼中它日痛惱可拔耶孺人益爲半楚言旦夕不休促裝令渡杭投金橐中以娣歸孺人曰此女貌羸不羸於福也居數年娣舉一子孺人舐已子不愛愛娣子甚於已生人益笑其悖無何長婦舉孫人又曰孰有癡若是者孫

見方踏肩來而憂之嗣乎然孺人子竟夭復兩歲孫殤半埜乃歎詑曰吾非從婦計以有孺子也吾辛苦纍積誰屬哉於是商之姻婭執友及郡人之有聞者皆曰仁哉孺人能割情捐愛以延其後也智哉孺人存而知亡始吾外父延尉公爲諸生久困中歲崖落娶其家婦於青衿時後貴家亦驟起惟半埜及鈕孺人如鳴夷子長男更嘗艱難其介子婦未盡知也公仕於四方所得奉半埜君爲錄息而被緝之孺人勤於紡績指腫目眵未止晩至

刈穫皆往監覗不以吾子亡所予娣子故稍自逸
吾觀二典二南書詩所以造端二典言公卿大夫
之相推讓二南言后夫人之逮下樛木小星房闈
近褻至與禹皐夔夷並美難矣召南卿大夫之化
也石溪先生廷尉公其有盛德歟吾於孺人徵之
也孺人今歲六十有三子二孫而上奉其老姑麟
趾關雎之應吾又於孺人驗之矣壽日親連交賀
而予爲言孺人之德有難爲於賢士大夫以媿夫
人之近朝而相媢者

壽甯母劉太孺人序

予館於廷尉公之七年越之大夫先生走幣飛舉萃止於庭揖廷尉公飲之曰吾子有壽母敢賀望齡與執爵焉蓋吾外大母封淑人陳年九十高矣居廿歲而吾外母金夫人復稱八十大夫先生萃於庭者走幣飛舉如初酌其諸子曰吾子有壽母敢上萬年觴而望齡侑之以詞居一歲賓客舉幣復集如觴二母時曰敢賀鄧武選之有貞母是時劉太孺人春秋既艾而上有老姑艾觀耄耋爲方

壯强耳又姑在禮不得言老觴者安何詞哉各同
太孺人蓋新受贊書於　朝邵武君奏課高等許
車之還與觴日會拜上冠帔鄉之人莫不榮之是
一安壽令甲貤爵於親者父在則母從稱人從夫
也母貴於子而從夫者猶之乎爲婦也獨母在則
號爲太尊之也夫沒故從子從子故特尊贊策固
尊稱之矣二安壽邵武君有民社安於庶士邵武
人歌誦而推崇之安亦若閟宮之言燕喜焉其士
庶閩云壽母矣三安壽以是三者詞於觴可也予

曰可矣未盡也徂徠之松新甫之栢生巉岨凌高
寒此所謂貞木也夫杞柳桐梓直上百尺旁陰數
畝逼而望之而無蒼然之色誠其爲松栢也絜之
數圍而其勢固偃蹇枝撑有氷霜風霰之態矣今
甲婦貞年艾以上者予旌予其成也爲貞母壽壽
以艾朔不可也雖然太孺人介然獨居于姓之多
纓組之盛修言繁稱而無以得其一粲觴者安何
詞哉望齡商之贅婿仲文之密友其生平雅言隱
隱在耳討仲文在今日可倚倩一笑灑然釋其煩

慮解其泚憂而既不可作仲文雖不可作而其思以樂樂以忘悶可意而決也仲文之讀書土城山也廷尉公教之力程之疾毎與予課文亭子上望見公扁舟鳴艣指山而來則色動神竦嘗謂予曰世無不悅親之子然爲具易耳予所爲具進賢冠腰章予板非三物者莫足悅也故其進取甚勵而屢不售意嘗怨怨作文多男子又謂多子非儒生所冀予解曰君兒自佳多愈善耳然猶念之不置今諸子又各多子而鄧武君爲循令次君名於諸

生少者皆成立愈善之言驗於茲日仲文雖不遇而以子貴衣朱腰銀裁然其容此向所謂悅親具也故曰慰以樂樂以忘悶可意而決也太孺人素稱寡餘無足歡而以仲文之樂爲樂以仲文之忘悶爲解憂諸賓客用是說進諸子用客之說賜上一觴其可矣如其善祝則請以二母爲喻

劉母壽序

予與健甫同升於鄉又同禮部求辛卯予得告歸健甫先予而發居三歲始詣闕自請而健甫亦先

遷職校士嶺表後一月會卯中及予再歸田閒健甫復以使事還覲其太夫人於是太夫人年七十矣吾二人者其行止相逐如形景而臭味聲氣歎好投合無弗同者至其有老親也又同然予最孱病健甫差强勝予然懶健甫頗能耐事予鄙劣駑緩無可用於世而健甫則精敏密察材足以集務數者爲與耳健甫既寓贊於京師單車疾馳歸以觴太夫人冠蓋甚都簪履咸集可謂榮施於親矣而依然戀戀有不能去其親之色健甫亦聞古者

爲君使之義乎驅馳靡及恩一歸而勢不可故其
詩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蓋
古者出身事主則勢不得念私親而使爲其今海
宇寧謐上之恩其下也周人臣有私恤則假使事
以優之仕者又以使爲懷歸將母之途譏而自入
燕薊兩易歲而再以使南省拜母於堂異被國恩
也尤異夫受祿以養之載爵以榮之又能周其私
恤由君以致之觀者多矣健甫究何如惟乎且健
甫又不得與予等予又史散吏無事等而健甫漸

遷司馬屬于時爲棘健甫家有家督而予無兄其强病勤嬾材不材三者又與予自安廢健甫自安出回轅叱馭固各有當烏在其盡同哉太夫人賢母也愛其子也大視聽强神色茂其受祉於朝未有艾也健甫其亟行無緩以寧親志夫志寧則體愉體愉則百祥集是固壽之之道也邑縉紳之游于健甫者與其年家子十三人合詞載爵爲夫人壽授簡於望谿易不云乎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吾二人者

柳可謂同心矣健甫而無負其同於出處則予之
麥言庶其蘭哉